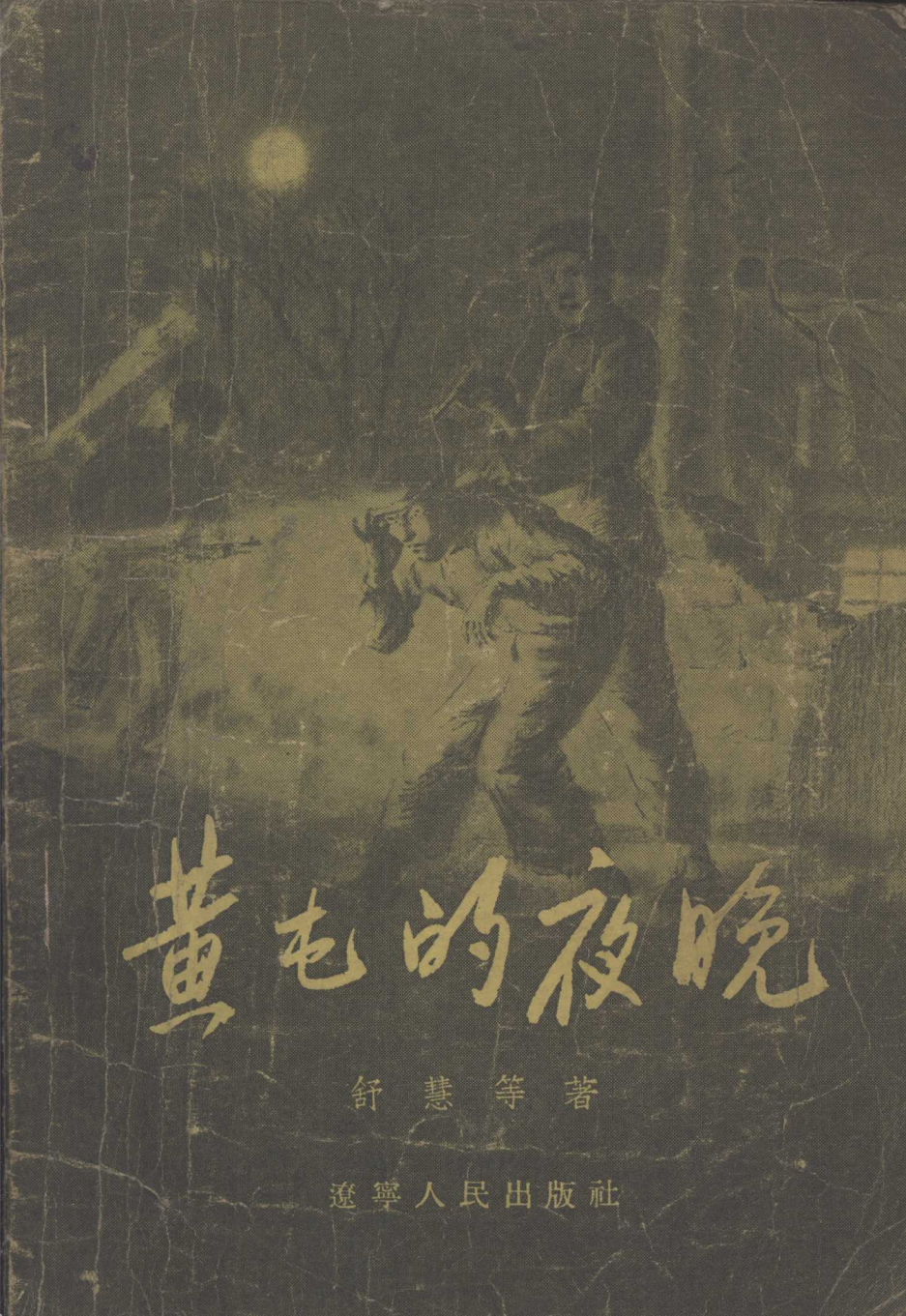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黃屯的夜晚

舒 慧 等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黃屯的夜晚

舒慧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黃屯的夜晚

舒 慧

一

趙區長看完了信，臉都沒顧得洗，就和公安員一塊匆匆地奔向黃屯村去了。

他們兩個沒到村政府，一直奔向出事的地點。剛走過村頭的小橋，就聽見人們一片吵鬧聲；繞過橋頭的土地廟，看見從合作社走出一個高個中年男子，牽着一驢一馬，後邊跟着個僵僵的老頭子，就像唱秧歌的丑兒似的前鑽後跳地圍着他，一邊走，一邊讚揚：

“你牽的對嘍！對嘍！趕情這幫窮小子不願散啦，都想啃你這塊肉呢，你牽的正是節骨眼嘍！好嘍！”

他正在拍手稱快的時候，一轉身看見走來兩個幹部，就急忙改嘴，大聲地吵叫着：

“大個子，快回來，你看這是何苦的呢？”

他急忙溜到高個子身後，悄悄地鑽進人堆中不見了。高個子一見區長來了，就提高了嗓門滿有理由地說：

“草垛燒的溜乾淨，這還怎麼搞春耕？瞪眼讓牲口餓死吧！”

當他看見趙區長因為焦急而漲得醬紫色的臉膛，因為匆忙趕路淌着的汗珠子，和認真的神情，他不知不覺地跟着回來，想聽聽區長怎樣處理。當區長看見場院中燒成黑灰的穀

草垛，撲滅火後剩下的一些燒糊了的殘骸，和情緒低落的社員，議論着的羣衆，趙區長估計到這件事引起的政治上的損失，他下最大的決心：一定要搞出頭緒來。

正在比比劃劃勸導大夥的王元貴主任，一眼望到趙區長，高興地由窗台上跳下來，跑上前去，抓住了區長的手說：“你可來啦。”

五興社是去年秋後建立起來的，底子空，二十五戶之中，就有十幾家人缺吃的馬缺餵的。這垛穀草是大夥頂投資拿上來的，準備在春耕最需要用畜力時候做牲口飼料，還可以賣幾百斤換點豆餅添點硬料。哪曾想就在前兒個大風颳的嗚嗚濤濤的晚上，半夜時刻，只聽得像打沉雷似的“轟隆”一聲，隨着大風揚起了火焰。一霎時，煙火照紅了半拉天，把窗紙照的鮮紅。人們都光着膀子出來救火，火雖然沒往下再蔓延，但草垛却被燒得溜光。救半宿火，第二天早晨社員們都沒心吃飯了，“春耕咋辦？燒的不是草，這是燒了咱們的春耕啊！”人們的心像刀絞似的難過，劉柱子坐在黑灰堆旁哭了一大場，他把自家僅有的五百斤草全拿出來啦，他的希望全在社裏。眼下有力量的中農戶像大個子那樣的都要牽牲口拆社呢，他怎能不難過？

趙區長看見爬在牆頭偷看的羣衆，他完全估計到目前情況的嚴重。他和合作社管委會委員們先研究好，發動社員先再投些草，有多多的多拿，有少的少拿，沒有的不拿，發揚互助精神。另外寫封介紹信，到信貸社去借七十元錢。區長向全體社員交了底：“生產社是不能拆，眼下要搞好備耕，我們要照樣春耕。”人們的心安定下來；馬也都歸了槽，農具也都送回原

地。人們都照舊去幹活。趙區長這才和王元貴坐下來。

“老王，你抓到點頭緒沒有？”

“頭緒？”他沒太在意，因為他連熬夜帶上火，都噲噲糊塗了。兩隻眼睛鮮紅，穿的白布衫快成鐵葉啦。一隻手一勁在大眼角上擦。一邊回答着：“老南頭告訴我，他看見晚上有人在那抽煙咧！這一準是煙火引起的火。”

“煙火爲啥有像炸彈似的響動呢？興許是炸藥點的。”公安員順嘴反駁着他。趙區長想起剛來時在門口看見的情形，連忙問他：“你說的老南頭是不是那個個儂老頭？”

“正是他。”

“他也是社員嗎？”

“保管員。”

“嗯。”趙區長感到暗藏的敵人在加緊活動着，他想起前天夜裏縣城供銷社被搶的案件，搬開了窗下的磚頭搶走五十幾疋布，最後還喝酒，把糞尿拉在襠裏、油裏，大搖大擺地走啦。在兩天之後，五興社的草垛又被點着了，這絕不是偶然事件，敵人在暗處已經集結成幫，一定是有組織的。他集中地思考今晚如何依靠羣衆尋找綫索……

“我們要學會和暗中的敵人鬥智才行啊！”

二

趙區長在沒上黨校以前是區的公安委員，農民出身，參加革命以後學的文化。他記性好，也有着準確的觀察能力，和農民在一塊你不仔細看根本認不出哪個是區長來。他腰裏總是繫個寬皮帶，別人看來也許很難看，但他却視如珍寶，因為這

是剛參加革命時一位老首長送給他的，後來這位首長在解放的縣城被暗藏敵人殺害了，他就永遠保存起來。他仇恨敵人，常常鍛鍊自己識別暗藏敵人的能力。

他在黃屯呆三天了。羣衆對他就像親人一樣，無所不談。他有時串門，有時在樹下和幾個人閒扯，或者是召開貧農會。他不管在甚麼時候，都能把大家引到能盡情說心裏話的問題上去，他善於在了解全村各種人物的小事中來琢磨問題。在這幾天裏，他記住了每個孩子們的名字，順嘴可以叫出秋忙、四虎。孩子們圍着他轉，孩子們告訴他：“秋忙的爸爸不要他啦，淨住在他姥姥家。”他問他們：“爲啥呀？”孩子們說：“王主任把他和他媽半夜裏打出來，再也不興回去啦。”他又聽說王元貴丟過幾次菜。有一位合作社的老頭在和他嘮喀中透露出：“有一次因爲挑農具和老南頭咯噁幾句，老南頭兩眼通紅，惡狠狠地說：‘這不是土改那時候了！我是保管員！’那個兇勁就像要把我分他的地搶回去似的。後來不知爲甚麼？第二天追腔給我陪開不是了，還給我一荷包上等片子菸，說是他親戚由瀋陽城給他買來的。他當面不笑不和元貴說話，背後他把嘴一撇：放牛小子也能當好主任，瞧好吧，以後他有個王大娘唱的呢！”趙區長漸漸地把這些小事接連起來，成了一條小綫。

爲了工作方便，王元貴把趙區長領到他家住。他說老婆孩子住娘家去了。

傍晚趙區長把劉柱子找來。這個青年農民是貧農的兒子，家裏只有一個媽媽和妹妹，他今年才十九歲，就担起全家的生活担子，所以顯得比一般青年老誠些。他家住在老南頭的西下屋。趙區長在他嘴裏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

“你說他們淨半夜吃喝，有幾回？”

“光我就偷着聽見三回，他們每次都把窗戶用大毯子擋上。”

“有別人嗎？”

“有！”劉柱子四下裏望望，吞吞吐吐地說，“媽媽囑咐我不叫我多嘴，怕招來麻煩。”

趙區長說：“和我說，沒有錯。”

劉柱子的眼中閃動着極端信賴的神色，小聲告訴他：“媽媽說是他兒子回來啦。”趙區長記下來。劉柱子走後，趙區長就在地下來回走着，他像摘亂綫的姑娘的心情一樣，找到一個頭，就想尋找第二個頭，一直到摘清。

趙區長正把縣紀律檢察委員會轉來的密告王元貴的信件拿起來看，他愈看愈生氣，這簡直是胡編的，是假的。據他的了解，王元貴是個忠實肯幹的黨員，於是他聯繫起來，肯定一點：有人在陷害王元貴。

他想的正出神，由外邊進來一個媳婦，長的白白淨淨的，大眼睛，中等個，愁眉不展的樣子，有種含冤不語的神氣。區長微微一怔：“你是王元貴屋裏的吧？啊？我沒猜錯吧？”他看她像客人似的站坐兩難的樣子，懷疑地問着她。

“區長，我來求你一件事。”說着說着，她兩眼裏包着的淚水，撲搭撲搭地落下來。區長困惑不解地望着她：“你說吧，你慢慢地說吧！有啥冤屈你儘管說出來。”她擦擦眼睛，告訴區長這麼一段事：

“元貴參軍去了七年，送他走時秋忙還沒落草。我一直領孩子過，生活的也挺安靜。從打他回來以後，反倒起了風波。

“咱們這小自然屯偏僻，離區又遠，一直很落後，元貴復員以後，他三天兩頭上區開會，回來就領幫團員繞處講生產社怎樣好。秋天他上區裏開會的時候告訴我：菜園子的白菜、蘿蔔等他回來再起。哪曾想他走後的第二天晚上，辛辛苦苦蒔弄一年的玩藝全丟光了。第二天小豬腿也被人打折了。”

“他開會回來沒到家，連夜又開會，在屯中操辦着建社。我看見他就嘰咯這件事，他連哼都不哼，拿個本成天和縣委老白同志研究土地、車馬、投資。他愈來愈忙，後來就黑天白日地不着家了。天天是半宿半宿地去開會，有時候雞叫才回來。日子長了，我嫌天冷就虛掩着門等他。就在臘月十八那天晚上。……”

她說到這裏，周身打了一個冷戰，那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又浮現在她的眼前。她鎮靜一會接着說：

“我剛把孩子哄睡，想納會兒鞋幫，就覺得呼呼的冷風吹得我後腰冰涼，回頭一看窗戶紙破了一個大窟窿，順手用小襖堵上。我覺得冷嗖嗖的也就睡了。剛迷迷登登地似睡非睡的光景，就聽外屋門‘嘩啦’一聲開了，我以爲元貴回來了，翻個身怪納悶地問：

‘你今兒個咋散的這麼早？’心裏想，也許他把本子忘家裏了。我想點上燈抽袋煙，就伸手摸起火柴。還沒等拿出火柴棍，那人就使勁一撲，打掉了我手中的火柴。我感到事情不好，忙把孩子攬過來，退到牆旮旯叫喊：‘救命啊！’那人想堵我嘴已經來不及了，只是狠狠地踢了我兩腳，順着後窗戶跳出去跑了。等大夥都來的時候，我哆嗦成一個團，抱着孩子哭着對元貴說：

‘這都是你得罪的人，你再別開會去啦！’

元貴給我找個做伴的，又去研究事去了。可是第二天傍黑，元貴氣呼呼地回家來，一頭扎到炕上，飯也不吃，我問他是不是累病了，也不理我。半夜三更地打我一頓，拷問我。天還沒亮就把我攆出來。我哭了一道，怎進娘家門？不叫孩子我真想跳井呢。……

“後來我才知道他聽信了謠言：‘王元貴參軍去那喀，她就不正道。’就是這種血口噴人的離間計，把我們好好的人家拆的稀零五散。”

她說到這裏眼圈又紅了。趙區長瞇瞇着眼睛，仔細地思考着她的話。她一點沒有抱怨丈夫的口氣，她接着又說：

“趙區長你看元貴工作又忙，飲食又不應時，他瘦了。我生怕他弄壞了身體，有一回我硬着頭皮回來給他洗了衣裳，做好了飯，他回來却把我趕了出去。”說到這她好像害怕他回來似的，慌慌張張地站起身來，把一個小包擲到炕上說：“都換夾鞋了，他還穿棉的呢。”一邊偷偷地把王元貴的埋汰衣裳挾着走了。趙區長聽她說完這段話，更進一步地清楚敵人是挑選了這較落後的小屯，想做他的站腳地盤。王元貴領導辦社礙了他們眼，於是就千方百計地破壞他，想把黨的力量攆出這屯。最後抓住社裏的經濟困難的情況，狠狠地燒一下子，以為這樣就會把社拆垮了。趙區長一想到這麼嚴重的問題，王元貴却一直沒有告訴他，他的氣堵脖子了：“一定要狠狠地嚴厲地批評他一頓！”等王元貴滿身塵土走進屋時，趙區長把小包擲給他，王元貴一看，氣哼哼地扔到炕梢去：

“光脚我也不穿她做的鞋，又送來幹甚麼？”

“是我讓她留下的。”趙區長嚴厲地問他：“你爲啥要把這些事情瞞着我？”

王元貴痛苦地搖了搖頭：“這是啥火候，我還有閒心扯這些丟人的私事兒。算了吧，趙區長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你還是別問我吧。”

趙區長把手中的皮帶使勁往炕沿上一甩，瞪着眼睛喊起來：“你糊塗，你太糊塗，這怎麼能算是你的家務事呢？”王元貴一時還猜不出趙區長爲啥因爲這點小事生這麼大的氣。趙區長站起來問：“去年你上區開會，你家的蘿蔔、白菜讓人起去了，有這宗事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爲啥也不告訴我？”

王元貴帶着不耐煩的聲調，覺得區長摳問這些小事也太多餘了。

“唉！哪年到秋還沒有偷青的，我一咬牙也就挺過來了。”他心裏的話好久沒說，今兒個惹到傷處，他憤憤地說：“老婆這事麼，你看見了吧？就仗她長着一張白臉、好看、年輕，就勾引人！……”沒等他說完，趙區長就火了：

“你扯淡！你要再這麼糊塗下去，趁早把主任讓給你媳婦當吧！”

他覺得趙區長簡直不是來幫他解決問題，是故意挑他毛病，甚至連他家庭的瑣事也厲言厲色地管教起來。他是搞不通的，他認爲攆走他老婆是男子大丈夫的骨氣，誰能讓人家指脊梁骨呢？

趙區長緩和下來，對他說：

“你認為完全是你私人的事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假如你不這樣麻痹，早就應該發現問題，也許草垛不會燒掉呢。你一直在給敵人找台階下。”

王元貴聽完這話，大吃一驚。

趙區長接着說：“你完全冤枉了你老婆，你看不出暗藏敵人在向我們進攻，破壞合作社。你的麻痹簡直讓敵人哈哈大笑，敵人說啥你信啥，說你老婆不正派，你就把她攆走；明明是敵人放火，你就相信是煙火。敵人欺你到頭頂，你却說是偷青，你簡直是給敵人造機會。”

乍聽這套話真使王元貴激動，他是一心撲實地幹工作，到頭來還落個“給敵人造機會”，他怎麼也轉不過彎來。他正想打駁回，趙區長由挎包裏掏出兩封密告信，交給王元貴，說：“你不注意敵人，敵人可是時時刻刻注意想法把你攆走，想法陷害你咧！”

王元貴看完兩封信，又是大吃一驚，他的腦袋裏像亂麻頭似的。他這才感到問題不比平常，後方的戰鬥，雖然不用槍砲往來，確實是複雜多端哪！

趙區長緊接着又問他：“老南頭有個兒子你知道嗎？”王元貴聽了又是一愣：“有是有啊，是個國民黨的小特務頭子，解放時候有人傳說他跑台灣去了。老南頭却說他炸死了。”

趙區長冷笑了：“又還陽了！”

趙區長用指責的口吻說：“你們不該讓富農當保管員哪！”

“別人嫌保管員分少，他却自動降一分，這樣就叫他幹了。”

“他有他的目的，都怪我們太麻痹了，沒能識破他的花

招。”趙區長像總結似的說着。

王元貴想起好些問題：“是啊！入社時候，他裝的滿積極，頭回不要他，他在會上哭了。大夥以爲他一個老頭子興不起風浪。就准了他入社，到社也是大會小會都發言，說的頭頭是道。”他頓了一下又說：“不過我現在想起來我們大轆轤車帶放砲的時候，發現是錐子扎的，這可能也是他幹的。”

三

天將眼植黑的時候，屯子裏來了一個迷路的算命先生，一邊走一邊埋怨領道的：

“僱你這個沒用的，你把我領甚麼地方來啦？”人們好奇地圍上來問：“哪堡子的呀？先生？”

“大房身村的。”

“哎呀！這岔出二十里地。”

“你會唱鼓詞嗎？”愛聽唱的人問着。

“算命的還有不會唱的。”不知誰替他回答的，老南頭便自報奮勇，領到他家唱去，於是人們呼呼地都跟去了。

王元貴看老南頭領去了瞎子，他就急忙往回走，一進屋，看見區長正和三個生人嘮咯。

瞎子唱了兩段之後，人們覺得瞎子還沒有屯中閻老板唱的有味道，總是感到沾點洋味。於是人們都不要求唱了，而把不可解的事情提出來問算命的。老大娘搶上前來問：“求先生卜卦，毛驢丟了上哪方向去找？”兒子走了十天沒按期回來，也求他給換算一下吉凶禍福。最近城裏供銷社被搶？屯中生產社被燒？人們都想叫瞎子說說這是怎回事？那麼多的布怎麼

搬走的？這火是怎起的？

“那布嘛？是用飛簷走壁的辦法搬走的；這火嘛！那是天火沒救啊！”瞎子剛說完，不知是誰搭上了話：

“那麼多的布疋，他就能帶動咧！”不信服地搖搖頭。

“你可知道，最近出了一夥能人，不光咱這縣丟了布，別的縣也丟，這夥能人飛簷走壁，夜行千里，那點布算了甚麼？”他聽到他的話在人羣中起了作用，心裏滿意地笑了。“這些人有武藝，能行雲駕霧。”大家被他的話引入玄境，就好像看見了夜裏飛行在空中的能人，背上馱着布疋在奔馳。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情，這樣的瞎話只有在夜晚才能使人相信。當瞎子一想到自己的情況的時候，暗暗地打個冷戰，假裝打個哈欠，把大夥催走了。

黑幕蓋下來，小屯子靜悄悄地睡下，狗都安靜的一聲不叫，連樹葉都不搖動了，天悶乎乎地陰的像鍋底似的，也許要下雨吧！

當人們都走淨以後，瞎子忽然把眼睛睜開。這就是老南頭的兒子。這傢伙經過在台灣受了美國訓練，特務手段比以前高明多了。他潛回大陸的目的，是企圖勾結反革命分子，建立反動武裝，顛覆人民政權。他在城裏開了一個小茶館，做爲特務活動的據點，又經常化裝到村裏來。老南頭和他兒子幹了很多破壞活動，他們用炸藥燒光了合作社的草垛，扎壞社裏的膠皮車帶，弄壞了社裏急等着用的肥料，捉弄屯裏的傻子去偷拔王元貴家的菜地。那次去強姦王元貴老婆的，也是老南頭的兒子。他們本想拉王元貴的老婆下水，通過她來陷害王元貴，可沒想到不得手，就將計就計地大造謠言，使她見不得人。

這個萬惡的特務分子今天也慌張起來了，他向老南頭急促地叫着：“爹，糟了，他們好像發現了我。”

“那你怎麼還到我這來？”

“裝算命先生他們不會發覺的，你快把所有的錢都給我。”老南頭遲疑半天，捨不得往外拿。兒子冒火了：“你捨不得嗎？那麼多的布換不出你那點錢嗎？快，我馬上要走。”兒子帶着命令的口吻。老頭子從心裏往外心疼這錢，他看不慣兒子揮金如土、大吃大喝的習慣，他望着大口喝燒酒的兒子問：“到哪去？”兒子有了酒力，話就多了：

“到蒙古營子去，那裏也許好活動一些，我先去躲一個時期。我找到一個剛出獄的白團長，要把這個人的關係拉上，就可以有武裝，嘿嘿嘿……爸爸，等將來勝利的時候，你要多少土地，就給你多少，全屯的全村的……”兒子抓住了老頭子貪婪的心理，和收回他被分出的土地的夢想，果然打動了這老頭子。老南頭把錢交給了他。他換上一件黑色衣服一邊囑咐：“那架東西一定要保管好，過幾天有人來取。你一定要隱藏好，不許暴露。”一邊悄聲地和那個領道的一起溜出屋來。兩個黑影緊緊地貼在牆上輕輕地挪動着，像鬼一樣地爬過牆壁，“騰”的一聲落在牆外邊，就在那時節老南頭在牆裏“噯喲”一聲被捕住了。兒子機警地掏出手槍，可是晚了，他的手被抓住，一聲震人的槍聲在靜靜的半天空響起。幾道刺眼的手電光一齊向他射來，一下子把他定住，他像是在劍光下現了原形的妖怪。手槍被繳了下來，三個敵人被逮捕了。一部分埋在地下缸裏的布疋也都被翻出來；這是敵人搶來做他們的活動經費用的。在下屋倉房裏搜出一架電台和一包炸藥。

南疆南五軍門人當，頃被殺害的半真半假，即入海中墓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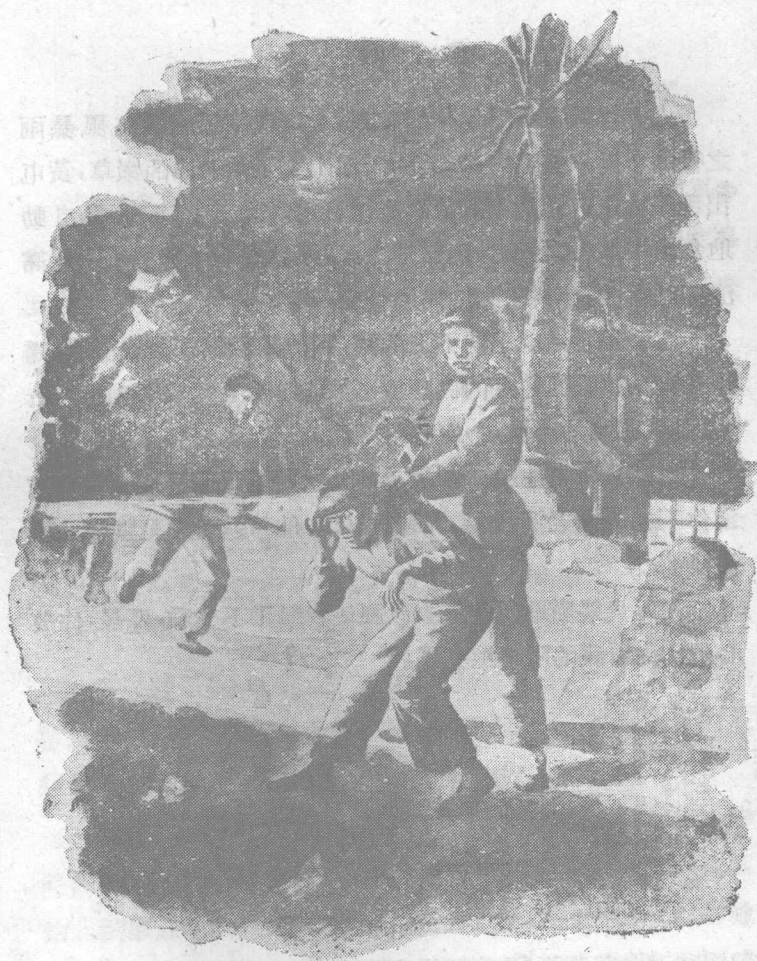
。丁開源于不一“猶”南疆的人官關，到部

兩臺風

市黃、草風

世

新



南疆南五軍門人當，頃被殺害的半真半假，即入海中墓廟

。丁開源于不一“猶”南疆的人官關，到部

睡夢中的人們，被這夜半的槍聲驚起，當人們真正清醒的時候，悶在人心裏的“謎”一下子解開了。

四

人們經過這次活生生的教育，心情就像經歷過狂風暴雨之後的早晨一樣涼爽，春天的大地出現了綠油油的嫩草，黃屯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新氣象。合作社增加到三十戶，社員自動地拿出了草料、籽種。困難解決了，人們勞動的熱情分外高漲，五興社的春耕順利地開展着……

趙區長看見老王閉不上的嘴，咧得像石榴一樣，比新結婚還歡喜。媳婦把蒸好的白麪餃子端上來，王元貴拱拱嘴說：“這是我媳婦的意思，一定要請請你。”

趙區長詼諧地說：“俗語說，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，敵人知道你不能再攆老婆，知道有民兵站崗，他可還會用更陰險的辦法呀？”

王元貴嚴肅地說：“這次教訓使我學了不少乖，區長，你放心吧！你看我的眼睛擦亮了。”

于改秀

馬 瑛

于改秀和劉國粹結婚不到二年，劉國粹就跟上頑固軍●走了。一去五六年，沒書沒信。劉家莊解放後，于改秀和她娘到處打聽，也沒問到劉國粹的下落。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太原快要解放的時候，他突然回來了。

劉國粹的突然回來，對改秀她娘來說，真是喜出望外的事情。七八年沒音信，如今不管怎樣，總算活着回來了。又是兒子，又是女婿（劉國粹是劉家的前房兒子，改秀是她從于家帶來的親生女兒），老婆兒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表示親熱好了。不住嘴地在改秀跟前說：“國粹雖說多少年沒給咱打信，可沒把咱娘倆忘到一邊。看！這料子光亮溜滑，顏色也正合適你穿，這花兒被面子，多耐看，娘就喜歡這麼個東西。……”拿着國粹帶回來的那些東西，在女兒面前誇了又誇，讚了又讚。目的是想使女兒心裏高興，鞏固他們的夫妻關係。

可是，改秀呢，她心裏並不這樣想。當她和劉國粹結婚的時候，才十四歲，什麼都不懂得，當時，她在劉國粹跟前又羞又怕。劉家莊解放後，她參加了村裏的活動，思想進步很快，她覺得自己的丈夫是一個頑固軍，很不光榮，那時就要和劉國粹

● 即閻錫山部隊。